传承沂蒙精神　创造精品力作

□程守田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临沂时强调，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新的高度定位了沂蒙精神，深刻揭示了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作出“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的指示要求。红色基因是推动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基本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沂蒙精神和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充分肯定了沂蒙精神在红色基因传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赋予了山东重要责任和特殊使命，同时也坚定了我们传承红色基因的信心和决心。

山东省委高度重视传承红色基因和弘扬沂蒙精神，山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作出了“弘扬沂蒙精神和新时期山东精神”的重要部署，并于2017年制定印发了《关于大力弘扬沂蒙精神的意见》，从深化研究阐发、创新宣传普及、推进教育传承、融入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具体安排。省委宣传部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结合宣传文化工作特点，以多种形式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其中，在文艺创作方面，几年来相继推出了电影《沂蒙六姐妹》、电视剧《沂蒙》、民族歌剧《沂蒙山》等一批具有广泛影响、深受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一代代的山东作家，植根齐鲁文化沃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肩负培根铸魂使命，把书写和弘扬齐鲁文化和以沂蒙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作为己任，创作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文学作品，比如小说《大刀记》《铁道游击队》《高山下的花环》、报告文学《沂蒙九章》等，已经成为时代的经典之作，同时也为影视剧等其他艺术形式的改编创作提供了重要文本。

丰富厚重的沂蒙精神，为作家艺术家进行文艺创作提供了重要素材和现实土壤，是山东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下一步要更好地用文艺的形式表现沂蒙精神、弘扬沂蒙精神。一是要深入挖掘沂蒙精神的丰富内涵。这不仅是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而且还是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希望作家艺术家能够提高站位，深刻领会、深入挖掘沂蒙精神的丰富内涵，用心书写沂蒙精神的时代篇章。特别是要聚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这一核心特质进行创作。二是要注重表现沂蒙精神在新时期的传承和实践。在进行现代化强省建设的今天，沂蒙精神体现在各行各业、方方面面。要围绕省委八大发展战略，重点对沂蒙精神在新时期的传承、发展和实践进行挖掘和梳理，创作推出一批表现新时代沂蒙精神、富有时代特色和现实热度的优秀现实题材文艺作品，推动沂蒙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发扬光大。三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作家艺术家的优良传统。沂蒙精神需要传承，山东省老一辈作家艺术家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同样需要传承。张春秋、刘知侠、郭澄清等老一辈作家艺术家德艺双馨，为后辈做出了榜样、树立了典范。我们的年轻一代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作家艺术家的优良传统，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创作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为实现“两个走在前列、一个全面开创”的目标任务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山东省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的总体安排，9月21日上午，山东省作家协会举办“沂蒙精神与山东当代文学创作”研讨会暨国庆主题展览。现摘发部分专家领导发言，以飨读者。

——编　者

沂蒙的红色意象

□苗长水

是谁发现、唤醒和照亮了沂蒙山？《红嫂》《红日》《沂蒙山小调》，红色经典的艺术品以及它背后的诞生故事。因而使这一片本来普通的地方，在人们的眼中却变得不一样，感觉山是红色的，河是红色的，土地、庄稼、村庄和人好像都是红色的。红色激情或热情，红色的性格或人品，红嫂、红哥、红大娘、红大爷、红娃娃、红妹子、红河、红路、红村、红乡、红县、红市。

这种红色是一种历史时代的意象。原本象征着求公平、求公正、反抗剥削压迫、寻找自由解放的运动，最贫穷的人们曾经一呼百应。那种红色的信仰，是特别坚定的意志品质和理想信念，为之付出最美丽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在有钱有势的人面前也敢挺直腰杆，大声召唤，直击丑恶，抒发正义。召唤在人类进展的每个时代都存在，只不过时强时弱。在中国那个时代形成了普遍的觉悟，给世界留下了许多红色经典。

真正为沂蒙山带来神秘色彩的也是那些作品，沂蒙山的那位红嫂，是一位守墓人的哑巴妻子，没有文化，却冒着死亡威胁，救下抗日的八路军伤员，用乳汁救活战士的生命。沂蒙山人的性格品质就是这样，在那段红色的战争岁月，这样勇敢奉献的年轻女性不知有多少，男性则以百万计，所以才让人们感觉沂蒙山红，沂蒙尤其红。

沂蒙的红色有着文化意象。普通的穷苦百姓都是从共产党八路军的歌唱、演剧、报纸和各种宣传活动中开始走向红色。闻名的莒南县渊子涯惨案，那个村庄就是刚刚进行完根据地的民众会演，就遭到了日军的突袭，村子被血洗，但是现代化武装的日本正规军却没能打下这个顽强的村庄，村民们在红色信仰鼓舞下，靠大刀土枪铡刀和一切能抵抗敌人的工具，用血肉之躯击退了鬼子，这是日本正规陆军在中国土地上惟一想攻而没有攻下的普通村庄。当我们今天走在《沂蒙山小调》诞生的那条小溪边的核桃树下，对着那座刻着简单词曲的丰碑引吭高歌，当我们走在大青山突围的田野，面对那并没有任何奇峻险要的山岭，想象着“姊妹剧团”的女演员辛锐在与扫荡日寇的搏斗中牺牲之美丽，用文化宣传来发动民众、鼓舞斗志、开辟根据地、争取自由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军队的一大特色，而这个特色在沂蒙山根据地更为广泛和突出，因而也使沂蒙山的红色更红。

2003年获奥斯卡奖的美国战争影片《冷山》的插曲有这样一段动人歌词：红潮沿着山谷叮咚而下，将新娘变成了寡妇，我们将随着红潮升起，黎明将变成银色的玻璃……80多年前发生在沂蒙的那一段红色战争，是一段伟大的战争史，是一场伟大的决战。但是对于沂蒙人民来说，那场决战并没有在那个时代结束。如同古希腊的特洛伊之战，希腊人用10年时间进行战争，又用10年时间返回家乡。即使现代人类战争也决不像想象的那么迅捷，真正取得战争胜利的道路总是相当漫长。沂蒙人民改变自己贫穷命运的伟大决战始于50年代，现在这场决战仍在进行中。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并不逊于世界上的任何人。全人类都向往和平，赞美善良，崇尚信义，都需要美好的情感。

美丽的故事和音乐已经具备了。沂蒙山贫苦百姓闹革命的英雄传奇如同取之不尽的宝库。美丽沂蒙之曲，必将成为世界所有勤劳善良勇敢人们的美丽故乡之曲。

书写沂蒙精神，大有文章可作

□赵德发

82年前，日军入侵，国土沦陷，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有血性、有气节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谱写了民族历史上的悲壮篇章。渊子崖村民打鬼子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家乡，我小时候每次听人讲述都是热血沸腾。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山东，开辟沂蒙山根据地，更让这里的抗战如火如荼。在此期间，军民亲如一家、水乳交融，发生了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故事，沂蒙精神也在熊熊战火中锤炼而成。沂蒙精神，后来变为代代传承的沂蒙基因，在和平时代也激励着大家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拼搏。沂河滔滔，逝者如斯，沂蒙基因就像这河床上的沙子一样堆积着、铺展着、闪烁着历史与人性的光辉。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就有一些亲历战争的作家，写出了首批表现沂蒙精神的作品。后来的70年间，先后有许多作家用文字记录那个血与火的年代，描写那片伟大的土地，讴歌那些为正义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赞美那些淳朴善良、甘于奉献的百姓。有的作品成为经典，让一代代读者深深喜爱。

沂蒙精神，是一份宝贵精神财富，一份难得的创作资源。像沂蒙山这样的老区，在全国并不是太多，我们应该继续挖掘其精神内涵。可以肯定地说，书写沂蒙精神，还大有文章可做。譬如说，可以研究沂蒙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沂蒙精神从人类本性中提萃、升华的过程。时至今日，沂蒙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表现形式也有了新的变化，这更给作家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挑战。我们应该努力学习、认真思考、精心创作，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沂蒙精神这座丰碑增光添彩。

谱写新时代沂蒙精神的新华章

□姬德君

“沂蒙精神”是孕育于山东大地的一种宝贵的“革命特产”，是沂蒙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先进群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研讨的议题就是，在沂蒙精神发展和传播历史中，山东作家和山东文学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山东当代文学与沂蒙精神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陶钝、刘知侠、张立吾、张凌青、那沙、贾霁、林艺、张伟强等专业作家和一大批业余作者就以创办于沂蒙山区的《大众日报》《山东文化》《戏剧》《大众歌声》《农村生活》《新儿童》等为阵地，通过报告文学、通讯、小说、故事、诗歌等多种文艺形式，真实地反映山东解放区军民的战斗生活、生产劳动、拥军爱民以及广大农民的翻身斗争、农村的新人新事新风尚等，歌颂了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当属刘知侠，当时他才20多岁，随“抗大”一分校来到沂蒙山区，他写作了大量文艺通讯、报告文学，其中沂蒙山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妇女识字班，就是他在《大众日报》上报道的。再如“解放区的孩子诗人”苗得雨，12岁就开始对诗歌写作产生兴趣，积极地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中，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革命队伍中的少年战士。应该说，是沂蒙根据地的军队作家和沂蒙本土农民作家成为了沂蒙精神最早的歌唱者。

新中国建立初期，以沂蒙根据地走出来的军地作家群为代表掀起了一轮新的创作高潮，构筑起山东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也从此把沂蒙精神真正推向了全国。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红日》《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就是根据吴强、刘知侠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和沈西蒙创作的话剧《战线》改编而成。而妇孺皆知的《红嫂》，便是刘知侠在去俄罗斯访问途中听到沂南县聋哑妇女用乳汁救伤员的真实事例，之后又深入沂蒙老区实地采访创作而成。后来，这个故事被大江南北各种地方剧甚至包括曲艺形式进行了改编创作，京剧《红云岗》，舞剧《沂蒙颂》等经典作品成为当代舞台艺术不朽经典。1964年8月12日晚，当京剧现代戏《红云岗》搬上首都舞台时，观看演出的毛泽东、朱德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感动得数次落泪。毛泽东曾评价说，《红嫂》这出戏反映军民鱼水情，演得很好，要拍成电影搬上银幕，可以教育更多的人做新时期的“红嫂”。1997年，根据刘知侠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红嫂》公映。现在，我们将生活中许多无私奉献、爱心向党向军的女性称之为“红嫂”。与此同时，山东作家还关注新中国初创期的社会现实，关注人民群众的新观念、新生活。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实施后，出生于日照的作家王安友便敏锐捕捉到男女婚姻自由这一重大主题，写出歌颂新中国妇女解放、追求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中篇小说《李二嫂改嫁》。小说一经发表，即广受好评，很快被改编成吕剧并搬上银幕。郎咸芬扮演的李二嫂形象成了家喻户晓的翻身解放女性，可以说《李二嫂改嫁》这一个作品救活了一个地方小剧种，让吕剧从此走上了我国戏剧大舞台。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山东作家又是最先捕捉到了时代的脉膊，写出大量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的文学新作。比如，军旅作家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苗长水的小说《非凡的大姨》，便是直接承续了沂蒙文学书写的红色基因，表现了沂蒙儿女代代相续的爱国情怀。再如，王光明、刘玉堂、赵德发、杨文学等创作的《沂蒙九章》《最后一个生产队》《经山海》《信仰无价》，便敏锐捕捉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新时代给沂蒙老区带来的新变化，把对沂蒙精神的书写推向了新阶段。

正是经过这样一代代山东作家的不懈努力，始终以他们手中的笔记录时代，用他们创造的文学形象引领时代，用极富表现力感染力的文学作品彰显沂蒙精神，发掘沂蒙精神，传播沂蒙精神，他们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山东文学赢得了崇高荣誉，一代代的红嫂、红哥的典型形象已经走进了新中国文学的经典殿堂。

沂蒙文学的生命力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万森认为，王思玷作为“现代沂蒙文学第一人”与刘一梦共同创建了现代沂蒙文学，并且从文学走出来投身革命，可以说文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于1939年元旦在沂蒙创刊，历时8年10个月零19天，直接领导了沂蒙文学，培养了“孩子诗人”苗得雨等一代作家，与王安友、刘知侠、吴强、左太川、王火等凝聚为沂蒙作家群，一批作品成为红色经典。改革开放时期沂蒙文学的创作群更加整齐，苗得雨等老一代作家依然活跃在文学创作一线，同时，涌现了厉彦林、赵德发、李存葆、苗长水、刘玉堂、王兆军等一批文学生力军。沂蒙人民用自己的文学话语印证了人民是革命胜利的根本；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沂蒙百姓敢为天下先，抹平贫瘠，迎来经济的繁荣，沂水蒙山变成金山银山。

大众报业集团培训委员会总监逄春阶谈到，《大众日报》创刊后的第二期（三日刊），即1939年1月4日，“战地文艺”副刊诞生。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报纸中，《大众日报》是创办副刊最早的党报之一，足见《大众日报》对文艺副刊的重视。《大众日报》副刊的创刊号，定下了昂扬向上、朴素大方的基调，为后继者立下了一个标尺。这里充满明朗、爽快和浪漫的诗意。没有署上名字的编辑，在炮火纷飞的恶劣环境里，组稿、改稿、编稿，还配上栩栩如生的木刻插图。他们小心翼翼地苦心编辑着，争取给读者献上最真诚的精神食粮。当然我们更不应该忘记那些写出了诗篇、来不及欣赏和领取稿费就牺牲了的可爱的诗人们。可喜的是，他们的这些好品质已经融化在大众报人的血液里，汇成大众报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最终成为齐鲁文化耀眼的一朵奇葩。

《临沂文艺》主编高振表示，中国当代文学把沂蒙人的坚韧不拔、大爱奉献的品格书写到了极致。新中国成立后，巴金、骆宾基、徐悲鸿、张瑞芳、曲延坤等作家艺术家纷纷来临沂采风；曾在沂蒙战斗过的作家告别沂蒙山，走进大城市。然而，“革命”“战争”文化心理深深地影响了那一代作家诗人的灵魂，回眸战争的硝烟，反观血与火的战斗，那血乳交融、生死与共的人民和土地总是令人激动不已，他们以真诚的灵魂歌颂沂蒙，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如：沈西蒙的话剧、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南征北战》，吴强的长篇小说、电影《红日》，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邓友梅的短篇小说《我们的军长》，薛寿先编剧的电影《车轮滚滚》，沈默君编剧的电影《渡江侦察记》，王火（执笔）、段坤恩、朱孟明编剧的电影《平鹰坟》，刘知侠创作的中篇小说《红嫂》在1961年第8期《上海文学》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一个美丽而崇高的“战争女神”光荣绽放。改编于同名京剧，又易名《红云岗》，再后来改编为舞剧、电影《沂蒙颂》。从此，沂蒙以“红”而闻名天下。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夫龙认为，《红日》以宏大叙事的史诗化追求和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型塑与坚守独立于当代文坛，不仅熔铸着作家吴强的政治忠诚和艺术真诚，而且体现了他高远的价值理想和深沉的家国情怀。“红日”作为一种精神象征照耀着沂蒙大地。《红日》的成功不仅在于它以宏大叙事结构再现了一支英勇的人民军队辗转千里、驰骋疆场的征战过程，还在于它型塑了一种现代英雄人格精神，使小说成为以英雄为核心形象的一曲英雄主义颂歌。时至今天，《红日》仍然显示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并日益焕发出应有的精神风采。孟良崮因《红日》而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的精神地标，沂蒙大地因《红日》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而不断丰富着中国红色基因图谱建构的意义版图。“红日”照耀沂蒙，新时代沂蒙精神的内涵将历久弥新，并日益丰厚深广。

山东省社科联专家吕季明谈到，小说《红嫂》问世之后，以表现、反映沂蒙红嫂形象的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刘知侠撰写过京剧剧本《红嫂》。1964年山东省创作现代京剧《红嫂》，并进京参加全国现代戏汇演。1971年中央芭蕾舞团创作并上演了现代芭蕾舞剧《沂蒙颂》。中芭也因此开启了“沂蒙三部曲”《沂蒙颂》（1971年）、《沂蒙情》（2017年）、《沂蒙三章》（2019年）连续38年展演沂蒙红嫂女性英雄群体的创举。此外，1976年现代京剧《红嫂》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并改名《红云岗》。1997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根据刘知侠小说《红嫂》改编拍摄成电影《红嫂》。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影视集团等还联手拍摄了42集电视连续剧《沂蒙》（2008年），35集电视剧《沂蒙山小调》（2018年）。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联合出品，山东歌舞剧院创排的民族歌剧《沂蒙山》也于2018年12月成功上演。此外，还有吕剧《红嫂》、豫剧《红嫂》、沪剧《红嫂》等移植剧种。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红嫂》面世打响了全面反映山东沂蒙“红嫂”群体英雄形象创作系列工程的“第一枪”，对于弘扬沂蒙精神意义深远。

作家杨文学用亲身创作体会谈到，任何一个作家，其作品的高度不在于文学叙事的技巧，而取决于他走进生活的深度。没有对生活的鞭擗向里，就不会有作品的感人至深。这是他36年来，对沂蒙山定点式体验生活的感受。

20世纪80年代初，他一心扎进沂蒙山，执迷于对抗战故事的挖掘、整理。那时候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把这些沂蒙山人亲身经历的故事记录下来。多年后，不知不觉之间就创作了《沂蒙长风》《跪拜沂蒙》《家国情怀》《血性》等一批反映沂蒙精神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沂蒙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生产“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财富，也造就了堆金叠玉的物质财富。从1987年震惊世界的“苍山蒜薹事件”，到2007年的30万菜农下江南的沂蒙菜商的崛起，不过用了20年时间，沂蒙山人在“不求市长找市场”的观念转变中，完成了苍山县蔬菜基地的涅槃。他沿着30万菜农下江南的足迹，从苍山南下，到上海、深圳，寻找他们在都市生存的故事。经过长达一年的体验写出了《苍山三农》，并将其改编成30集电视剧《乡村都市情》。沂蒙路漫长，创作无止境。他又用了10年时间，把对沂蒙山文化、沂蒙精神的感受、理解进行梳理，创作出了包括《沂蒙山小调》在内的“沂蒙三部曲”。用脚走沂蒙，用脚去书写沂蒙，这是其采访沂蒙36年的真实感受。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张慧伦认为，网络文学中的沂蒙精神书写目前主要存在于两类题材中，一是军事类网络小说的抗战题材，二是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沂蒙山区变化的现实题材小说。网络小说中关于沂蒙抗战历史的书写也是为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读者夯实烽火硝烟的历史记忆。孤傲三哥的《沂蒙英雄儿女传》在起点中文网连载时，其文案部分是这样写的：一部沂蒙地区抗战血泪史，一段可歌可泣家族英雄传。这部作品以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讲述了李阔仇杀敌抗日的英雄故事。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沂蒙山区变化的现实题材小说以老妖妖妖妖的《情满沂蒙》为代表，这部小说是“第四届全国现实主义网络文学征文大赛”的参赛作品。小说的男主人公诸葛怀志是沂蒙地区一个小乡镇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在这条铁路上他耳闻了沂蒙人民为修铁路做出的伟大贡献。沂蒙精神的厚重之处在于对“家国情怀”的书写。新媒体信息时代条件下，网络文学讲述沂蒙故事有十分广阔的创作空间和可能，期待网络文学能够为沂蒙精神的传承贡献更大的力量。

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姜成娟表示，传承沂蒙精神是当代作家的使命所在。必须坚持党对文学创作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她是从2013年参加省作协青年作家高研班开始创作的。青年作家必须进行中国共产党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必要且急迫。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国史，是夯实文学创作的思想根基的应有之义。现在她已由一个普通文学青年，成长为在感情上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在理论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红色青年作家，这主要缘于她对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学习。有了理论素养之后，视野完全不同。

山东青年作协副主席吴永强谈到，沂蒙大地是孕育沂蒙精神的源头，同时也是包括诗歌在内的沂蒙文学的源泉。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结合点，成为临沂诗群的一大特点。首先是面向传统，比如乡土性。诗人们面临一个问题：如何书写这片地域？被一遍遍书写的乡村，在新世纪的当下，又有什么新的元素？不可否认，不论是江非的“平墩湖系列”，还是尤克利、辰水等人笔下的乡村，都有着中国当下乡村的诸多共性，书写乡村，不仅是临沂诗人的使命，同时也是当下中国诗坛的一个使命。因具体地域的不同，又可以将江非的“平墩湖系列”称为平原叙事，将尤克利对乡村唯美的书写称为山区叙事，平原和山区是对立的，并非仅是文字的起伏，还有文化心理的不同。在这里，即使最落后的乡村，也以最现代的形式书写，即追求文学的现代性，从传统的樊篱中跳脱出来。